

有阴晴圆缺
有悲欢离合
记生活百味
看人间烟火

欢迎您的来稿

投稿邮箱:
wanbaofukan
@163.com
请在主题中标
注“生活札
记”。

潍坊晚报

2025年10月29日 星期三

值班主任: 张媛媛

编辑: 常元慧

主编: 许茗蕾

校对: 王明才

时令过了寒露,便一步步向着深秋里去了。重阳这天,窗外的阳光褪尽了最初的浮躁,变得像一块温润的老玉,透过明净的玻璃,软软地铺在膝上。孩子们一早发来的祝福信息,在手机屏幕上热热闹闹地挤着,更衬得屋里头静。那是一种厚实的静,静得能听见光阴踱足走过的声音。

这般静里,忽然就想起了她——一个住在南方烟雨里的老朋友。念头一起,便再难按捺。不像年轻人,指头在屏幕上疾风骤雨地敲。我只是拿起手机,一个键一个键地,慢慢地按出那早已沉入心底的号码。听筒里传来的“嘟——嘟——”声,空阔而漫长,如同一条幽深的时光隧道。

“喂——”

当那个同样苍老,却带着我熟悉尾音的声音响起时,心里那块悬着的石头,宛若“咚”地一声,落到了地上。

没有客套的“重阳安康”。开头总是那句:“最近身体还好吧?”

“好,好。你呢?”

“老样子,筋骨好似用了大半辈子的老家具,天气一变就爱提醒你它们的年纪。”

话匣子就从这关切的问题里打开了。我们从南方的雨说到北方的树,聊着聊着,心思便一同滑进了往事里。说起了三十多年前在单位大院晒书,那场不期而至的雨恰似就下在今天的电话里。

“快,快收书!”她的声音里竟还有当年的焦急,随即又化为一阵大笑。我听着

她笑,自己也笑了。两个老人,在电话的两端,手忙脚乱地抢救着三十年前的阳光。

在电话的两端,我们费力又欣喜地拼凑着某个老同事的名字,互相补充着一段出差旅途中的细节,那些被岁月尘封的边角,在一次次“是不是那样”“对,对”中,被轻轻拂拭,重新变得光亮。

我们不约而同地避谈了一些沉重的话题,譬如谁先走了,譬如医院里冗长的排队。我们只是在这些看似琐碎无用的记忆里,打捞着彼此的往昔。说了多久?不记得了。膝盖上的阳光早已悄悄挪移,电话听筒在耳畔有些发烫。沉默下来的时候也不觉得尴尬,电话里,能听见她那边隐约传来邻居家“滋滋”的炒菜声,和我自己这边挂钟的“滴答”,两种节奏不同的时间,在这一刻奇妙地交融。

“那就这样。”最后她说,“多保重。”

“嗯,你也是。”

放下电话,手心里还留着那点微热。屋里依旧安静,那份静却不同了,先前是空落,此刻是满溢。这一个长长的电话,不像登高那般需要力气,也不似对菊酌酒那般讲究形式。它只是两个生命,在人生的秋天里,用声音互相确认了一次坐标。

我们不曾攀登哪座名山,却仿佛一同站在了岁月的高处,看清了来路的沟壑与霞光。这,或许便是属于我的、最熨帖的重阳了。

□黎月香



茱萸牵故思

□翟长付

电动车轮胎有点跑气,晚上下班后,我推着车往小区后面的修车铺走。修车铺的隔壁是家小花店,门口木架子上摆着成串的茱萸,红得显眼。等着修车的空档,我站在架子前看了看,想挑一束回家挂到阳台上。茱萸塑料包装上印着“重阳安康”,摸起来硬邦邦的,没有记忆里奶奶种在院里的那股潮乎乎的气儿。

老家在平原地区,河多,连个小土坡都难见着。重阳没什么登高的讲究,父亲是个实打实的农民,母亲在村里做裁缝,缝纫机“咔嚓咔嚓”转个不停,把日子一针一线缝得扎实。她这辈子没见过山,也不懂什么登高,只知道重阳前后该翻晒粮食了,得给我们兄弟几个缝件厚点的棉袄,免得一早一晚冻着。

来岭南快二十年了,慢慢也跟着这边的习俗过。这边重阳讲究零点登高,说能消灾避祸。傍晚时,隔壁铺子的本地老板娘塞给我一把茱萸:“晚上12点前到公园爬山去,带上这个,消灾避祸沾福气。”

记得那年离家前,母亲把我拉进里屋,从缝纫机抽屉里翻出个布包,里面是一小把茱萸籽,用红绳串着:“把这个带在身边,想家了就摸摸。”父亲蹲在门口台阶上抽烟,一句话没说,直到我跨出门槛,他才磕掉烟锅里的灰,抬头喊了句:“别舍不得吃,身体要紧。”

来公园登山的人很多,各种乡音混杂着普通话。零点的钟声快敲响时,山上的石阶已经挤满了人。我攥着那把茱萸,跟着人流踩着石阶,一步一步往上挪。岭南的秋冬相隔不是很明显,树叶还绿着,只是夜风稍许带了点凉。不像老家,重阳前后早穿上羊毛衫了,怕冷的老人,早晚都裹上羽绒服了。

钟声敲响时,我站在山顶的栏杆前,看着山下一片灯火,忍不住笑了。心里在想,这岭南的山再高,哪有父母亲的肩膀可靠?登高的人再多,心里的牵挂,终究还是系在老家的屋檐下。我跟着来登高,不过是想离牵挂的人近一点,离心里的根近一点。我举起手里的那把茱萸,往栏杆外扬了扬,茱萸籽儿顺着风飘下去,像撒了把碎星星。

风里飘来些许茱萸的香,我想起那句“遍插茱萸少一人”,这个时候才算真懂了,“少一人”不是诗里的句子,是心里空落落的疼。

下山时,我跟着人流走着,脚底下发沉,觉得离家乡的亲人更远了,眼泪突然在眼眶里打转转。乡愁这东西,早就在心里扎了根,不管走多远,到了某个时辰,它就会冒出来,把那些说不出的念想,轻轻挠一下。就像这茱萸,红在眼前,思在千里。

桂香深处是重阳

□赵岩

阳台上的那盆桂花,到底还是开了。碎碎的、黄黄的,在墨绿的叶子间藏着,像谁不小心打翻了一匣子的金粒子。风过来,那香气便一缕一缕地,不浓,却韧得很,直往你鼻子里钻,往你心里去。重阳到了。

这香气是有触角的,轻轻地,便探进了记忆的深处。

祖母是最爱重阳的。老家的院子里也有一棵老桂树,年纪比父亲还要大。每到这个时节,祖母便会颠着一双小脚,在树下铺开一张洗得发白的布单子。她并不急着摇树,只是仰着头,眯着眼,看着那一树细碎的金黄,嘴里喃喃地说:“开了就好啊。”那神情,不像在看花,倒像是在看一位如约而至的老友。

摇桂花是我的差事。我抱着树干,用力一晃,那桂花便簌簌地落下来,落得我们满头满身都是。祖母在花雨里笑着,脸上的皱纹也仿佛被花香填满了,变得柔和而明亮。她小心地将桂花收起来,一部分用白糖腌起来,做成香甜的桂花酱;另一部分则仔细地晒干,缝进一个个小布包里。她说,重阳的桂花是能安神的。

晚间,母亲必定会蒸重阳糕。雪白的米糕上,用枣、栗子摆出花样,最后,定要撒上那一层新采的、蜜饯过的桂花。那糕点

的甜香,混着院子里残余的桂花冷香,便织成了一张网,将整个家都温柔地罩住了。祖母坐在藤椅里,膝上盖着薄毯,她不吃糕,只是静静地看着我们,眼神里有一种澄澈的满足,像秋日沉淀下来的溪水。那时不懂,如今才明白,那眼神里,是岁月安稳的全部含义。

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,从前读,只觉得是文字的韵律美。如今再想,每一个字都沉甸甸的,是血泪凝成的。我们这辈人,离乡土远了,离那种郑重其事的节令仪式也远了。重阳之于我们,或许只是一条手机推送的节气新闻,或是一个在日历上轻轻滑过的普通日子。我们丢了茱萸,也快要忘了该如何去登高了。

窗外依旧是车水马龙,霓虹闪烁。这个世界,似乎不再需要靠一缕花香、一块甜糕来确认一个节日的存在。可是,当这晚来的风,再度送来那熟悉的、幽幽的香气时,我心里猛地一软。原来,有些东西是丢不掉的。它不在院子里,不在糕点上,却在这无影无形的风里,在这猝不及防的香里,年年如期而至,提醒着你的来路。

重阳究竟在哪里呢?它不在日历上,也不在山巅。它就在这缕穿越了高楼广厦的旧时桂香里,在鼻尖,更在心上。

